



貧士傳
 焚椒錄
 清言續
 娑羅館
 次冊

借4
 515
 5

二十三



增 4
515
5

貧士傳序



吳郡黃姬水譔



粵天生民惟民有欲廼作君師俾寄平理故帝
王之治井授廩分務存普濟而玉燭之化人熙
戶給自臻大同粒被之外靡圖滋羨富貧之目
於斯未分自夫鴻古既降窮縱肆趨茹抔土茅
之俗遐珍甘峻雕之風起故天下之民五性蠱
其衷十盜集其室盈則驕華僭于宸御歉而匱

貧士傳序

悴蹈赴頓陶貲鏹豐溢者力適而勢彰金篋單
虛者友疏而家誦於是各人其心其心舍
予身皆胡越處一姓爲仇讐攫而爭也如猛獸
鷲鳥豢而養也如廐肥欄畜然祿以德享財非
悖入精英之聚鬼神所殃多藏之門鮮不離咎
如漢卓以郿嗚而族晉崇以金谷而收若是燼
滅者不可勝紀良足鑒矣然昏惑沈淪危亡安
樂莫不熙熙利來攘攘利往貪墨克培而桀心

充位饗養苟得而跂行塞閭貴豪積貨于丘山
元庶槁躬于溝壑嗚呼此天下所以日就于匪
康而貧士之所以罕覯也困亨貞于周辭無怨
難于洙訓豈我誣哉然庸彙雖繁廉資者特受
情瀾雖倒清介者獨持則代亦有其人焉由今
論世卽事考心或逸尚高盤弗屑塵穢或懷冲
養順恐係天和飽仁飫德則澹視如雲苦節清
修則嚴揮若兔保身明哲以遠害而輕履命舛

貧士傳卷
二
垂以居易而泰皆襟牟玄造意軼遐皇不以欲
疾不以俗麟不以終渝者也吁哉卓乎其諸蜂
營蟻競而靈鳳丹山神龍滄海超然無累矣乎
使天下皆貧士之心焉則揖讓成而雍皞登矣
詎可易視之哉慨其不樂世聞名跡韜閎間有
發見經史百家者不有類傳曷便披仰馬遷之
紀貨殖但刺淫奢揚雄之賦逐貧未融嗟抑陶
歌蕭詠緇帙多遺予也幼遭坎壈雖處屢空之

時緬懷古人實獲晏如之抱癸巳之春青陽臥
疾乃就榻上徐爲編摩姬周迄今凡得七十五
人列爲二卷務皆畢老無榮斯登芳簡倘先微
後達老乏少殷有一朝之遇者皆所未遑也始
之叙述繼以頌揚庶乎景表懿德遠掄素風則
是傳也匪徒爲一已之私好將以望天下之固
窮君子庶幾有聞而起也

六公未盡以魚湯無干景東繼斯處
新惠沃之少類亦一牌之與者皆胡
八版為二卷卷者畢法無榮祺
吳郡黃姬水譏
朝蘇謝古八公
吳味之味矣日之春青團想

貧士傳上卷

吳郡黃姬水譏
攜李王子逸校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
公當夏五月披羊裘負薪而過之季子呼公取
焉公投鎌于地瞑目拂手而言曰子何居之高
而視之下貽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

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知其為賢者請問
姓字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也遂去
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札也行國公邁中達食薪力負冬裘夏披黃
金可拾素操豈移秘名 佇覽莫追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世亂逃耕蒙山之陽墻以
莞蔭室以蓬蒿牀以枝木席以著艾水飲菽食

墾山播種蕭然世表也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
織畚而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萊子許之
其妻曰妾聞酒肉我者可鞭箠我官祿我者可
鈇鉞我妾詎能為人所制哉遂投其畚而去萊
子亦隨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
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蹙然改容于斯言

老萊鴻翼蒙中耕處草木遵遊水菽啜咬綠
闡陳謨朱方偕底績毛食粒蹙容宣父

榮啓期

榮啓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
已時披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著裘者何求帶
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
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
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不免于襁褓而
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
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

爲之三日悲焉

啓期至素拒外抱中以敖舒詠因服表衷志
揚舜絃詞慨尼聰三樂弗諼一丘固窮

春秋三子

春秋三子者楚之交子曾之周子齊之狂子也
三子生當衰世之季目覩王綱之斁思欲絕景
雲表濯志溟澤乃相與居泰山之陽處環堵之
室葺戶不扉蓋茨不翦而高歌不輟君子謂可

方之倪缺云

殊方三子同道一心蠲視姬邦鳳遠泰岑作
幾舉色舍和保真豈謂陋栖廢厥高吟

鮑焦

鮑焦者不知何許人也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
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焦曰天
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聞
之世不已知而行之瘁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

毀廉也瘁行毀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貢
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
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下之下莫非
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
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于
洛水之上

於烈鮑焦躡步周行耻辰叔季結想上皇日
賜啓言投疏立僵孤潔名流洛水並長

齊餓者

齊餓者不知何姓字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道以待餓人有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淄境荐凶敖也設食槁瘁有來虛餓孔棘呼嗟致聲舉瞳作色簞豆終揮舍餒甘沒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魯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曾公以鍾粟辟爲相齊王以黃金聘爲卿俱辭不就著書四篇抱潔而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塹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至于此生而

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
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乎
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
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于此而謚爲康邪妻曰
否否先生之生也甘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
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求
義得義其斯可謚爲康也已曾子喟然歎曰惟
斯人也而有斯婦

有穆先生正以矩身祿辭兩國室之兼展缺
斂曾惻撫謚妻陳存雖苦節歿乃康名

北郭騷

北郭騷者齊人也結累罔捫蒲葦織屨履以養
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
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
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
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

使人分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君出奔北郭子曰吾聞之養及其親者身仇其難於是以身死白之

騷尚蠱盤銖陳晉寵毋筮莫充相門斯踵銜惠何深剖身忻桶取不賊廉死非傷勇

仲尼三弟子

仲尼三弟子者顏回曾參原憲也回嘗簞食瓢飲處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它日嘗列弟子之行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及回死無以葬厥父顏路請夫子之車以爲槨云參不仕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絰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而卒傳孔子之道憲居以環堵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盛服軒車往見

原憲憲章冠緹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矣
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之謂病
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素王樂天水飲蔬飯道鑄三賢器同一範乃
回幾化乃參聞貫彼不受命曷知貧憲

河上貧者

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没于淵
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假之夫千

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
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宋有玄人希微澹寂溯澗幽盤織葭聊食厥
嗣淵投月珠乃獲量龍作戒碎糜它石

子桑子

子桑子者不知何許人也子輿與之友霖雨十
日子輿恐其病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

則若歌若哭鼓琴口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
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
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桑也居困輿實良朋浹旬病雨一飯造門歌
絃甫奏思故方深寃之莫得歸彼生辰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
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饑色或告子陽曰列禦
寇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
子陽與粟數十乘禦寇見使辭之其妻望之而
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
過而遺先生食不受非命也哉禦寇咲曰君非
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居一年子陽與其黨皆見殺列禦

寇獨全著書八篇曰列子

鄭圃列子壺丘是師刑名山霽清謚女饑彼
以人饋我以身辭垂言窮巷世仰冲虛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家貧往貸粟于監河侯監
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以三百金可乎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

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著書內外篇不仕而
終

莊生知樂漆園曠逸郊犧不爲塗龜自厄假
粟監河誇金三百達言罕譬秩有倫春

鵝冠子

鵝冠子者楚人也隱居幽山衣敝屨空以鵝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用馮諼常師事之後顯于趙鵝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終身不仕

荆有哲靈幽巖芳蹈服不周形冠因作號亦

縣隱名丹書闡道有朋師顯斥交終操

顏觸者齊人也居齊下邑宣王致見與語以爲君子也願請受爲弟子觸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雖貧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悅而已因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終身不辱

觸居側邑明擢齊宣侯師雖顯山玉弗完至

道一陳鄙邑言還貞璞無願君子誦焉

陳仲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爲不義嘗殺饋鶩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牙織屨妻辟纊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欲聘而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

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子終蚓搯於陵自竄鶩哇兄饋李充蠶半乃屨乃纊乃衣乃爨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王高

王高者秦時人也當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家貧徒壁立夫婦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博飢食藜藿寒衣草衣而夫婦安然不變所守焉

貧士傳上

七

高生不辰會秦鹿失乳然匹婦罄爾四壁畫
擣夕薪草衣藿食素患與貧而無戚戚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居穀城聚中孝慕
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家貧不能自贍乃依
食姊家數歲往受易長安以信義稱從兄哀爲
東平內史遣使招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
之願也乃去太原從郇越牧竿以琴書自娛丞

相孔光就太原辟之不至

勝之德淳至孝作人姊食從寄兄爵茂輕樂
游郇園耻就孔勳絃菜綜玩展也鴻生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閉門養性不治榮名與同
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
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時人莫
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削智繕世自陶玄珠則保浮名弗饗采
椽唯何惟蓬與蒿獨彼劉魏雅素締交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人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
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餘潛隱
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與同
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向子委順榛莽屏居食淡每置受鬻返餘潛
玩微象暢契玄知綠海携友名岳偕歸

孫期

孫期字仲或濟陰武城人也習京氏易古文尚
書家貧不仕事毋至孝養膳莫供乃于大澤中
牧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壠畔黃巾
賊起適期里陌輒相勅約曰莫犯孫先生舍司
徒黃琬特辟之不行終於家

期也居約職共爲子乃從允澤牧厥姒豕青
衿孝質芳壟詔語德懷蠢寇名徵天府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以周黨之
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
仲叔曰吾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弗食建
武中司徒侯霸既辟至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
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

一片屠者或不肯與令聞勅吏常給焉仲叔怪
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去容沛以壽終

清矣仲叔廉節輿推友饋弗嘗公聘再辭皤
顛在旅鮮食莫需潔躬從沛卒老于斯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鴻幼遭亂父卒卷
席而葬受業太學家貧厲節學畢牧豕於上林

苑中誤遺火延及它舍悉以豕償其主猶以爲
少鴻無它財以身居作後聘同縣孟光入門不
荅乃更椎髻布衣捺作而前乃喜曰此真梁鴻
妻也有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復至吳
居臯伯通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孟光與食舉案
齊眉伯通知非凡人乃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
旣卒伯通等爲葬于要離冢傍
伯鸞清白幼遭屯極惟皇作合彼美令德力

耕陵山爲春吳國良彥偕心烈士並域

張楷

張楷字公超不知何郡人也治嚴氏春秋古文
尚書就學車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以候
過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
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輒還鄉里
公超克學融博古今簪從旣廣鵠徙何深花
邑時駕玉壺永春優游郊里忘厥處貧

貧士傳上

共

孔嵩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
爲新野里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
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
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
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
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于賤業
晨門肆志于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

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令代嵩嵩以爲先傭朱
竟不肯去

嗟爾仲山淪賤攻苦才成國器氓編邑伍騶
侯新郊節逢故與握手論交報言援古

吳祐

吳祐者不知何地人也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
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
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

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祐方弱冠卽抱莪悲匱却將贈牧諷典書父
交相邁忝生載規人各有心厥志莫移

婁壽

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孩童岐嶷有志挽髮
傳業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
遲夷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麕稀
大布之衣糲糶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捲樞瓮牖

樂天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貞之
士高尚其事年七十八卒國人相與論德處謚
曰玄儒先生

元考純叟性澄不誘敦志星帷滅景雲數在
歉克熙于天宜耆玄儒國謚懿述弗朽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家貧
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

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與聞縣宗仲至
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
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以毋喪
歸凡司徒辟大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
二年卒

懿哉林宗胥吏豈羈遐追聖學言邁王畿蚺
習典學麟獲授書奔衰歸處藏器栖遲

符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州郡禮請孝廉連
辟皆不應會黨事妻亡貧無殯斂潁川張元祖
來存融推所乘麗車牛馬欲爲具棺服融不肯
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
即土埋葬而已與同郡郭林宗田盛並不仕以
終云

偉明逸韻杭道虬盤婦亡無斂友欲備棺乃
行古志青野埋捐同襟偕逝用晦林泉

申屠蕃

申屠蕃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少有名節鄉人稱焉父母卒哀毀思慕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前後凡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恬曠子龍被褐處空冲心玄境汗跡傭工瞻依早失經緯咸通蒲纁數返考命以終

徐氏父子

徐稼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楷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齋磨鏡具到所任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稚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篤不受惠于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辭疾不

詣建安中卒

孺子者何挺生杰出田耕止共鑑磨行給臣
僉檄求帝兩旌辟子胤丕承足昭先德

劉宋會常自耕終其六不食恭劔義靈
余辭字壽于新章南昌入世齋書豐越謝由
余於天交拜咸通蒲縹數返考命以終

貧士傳下卷

吳郡黃姬水譔

構李王子逸校

庖累

庖累字伯重京兆人也遭亂播遷徙鄴喪婦乃
詣洛陽遂不復入文獨居道側以甌甒為障施一
厨床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
不輟衣縵敝服堯平中縣令閔其孤老給廩不

足就工作裨糴糧出後以疾亡
伯重曷師青牛戶堂遠播京洛子止塗傍潛
道觀文理素詠細須捷縣服庸保索糧

寒貧

寒貧者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
乃就學長安宙儒樂文博氏通詩書於衆輩中
最爲玄靜關中洵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
妻卒晝夜誦詠道書後還長安獨居窮巷冬夏

敝衣連結里人與之衣食不取郡縣以其鰥寡
給焉時乞于市亦不多取人問姓名不荅故因
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
所欲瞪而不言因與脯糒及衣取其脯一胞糒
一升而已

德林玄默範彼樂儒塵業弗務道典日披寒
貧致號芳字莫知戎臣問遺取食却衣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居郡北山窟
土爲室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
撫琴性無恙怒見者皆親樂之時游邑都所經
家或設水食者一無所受嘗在宜陽山中文帝
使阮藉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
圖終不荅康每歎息將別以才多識寡戒之後
不知所終

公和弗偶宜陽居穴炎曦蔽草寒暑被髮文

係虞絃載鼓載閱阮叩緘言嵇遊戒別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
至洛陽常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遙
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全綿棄而不
受著作郎孫楚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復貽書
之仕京詩以辭之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
寢處唯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而已

威輦飄踪洛陽客至絮栖幽社汗游嚙市達
矣行吟鄙哉言仕倏焉避舉獨遺玄賦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
友聞每採稻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蠓蚘
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
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
齊潔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

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毛灑汗匝顏
赤心熱口張耳塞也言者大慙

統幼孤匱孝睦則聞采林星往拘水海征顯
榮族勵沮溺自任斂形迺世畢影高襟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服
畢不娶步擔入吳興大辟山窮谷倚木于樹苦
覆而居恒著鹿裘葛巾不茹酒肉區種菽麥采

竹質鹽以供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携與俱歸颺贈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颺追遣使者置衣而去後衣爛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温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後迺歸臨安既卒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郭文嘉尚山水遐思名鳥既歷荒谷攸居颺

服弗御導園斲耜一朝捐瑟二括楊徽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翻少有志操薛州郡辟家于臨川以漁釣射獵不涉世交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至稻將熟有伊認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給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不取其直亦不告姓名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遂

與之路人固辭翻曰爾所不取我豈能得復沈
刀于水其廉不受惠皆類此也

武昌翻里臨川寄室乃耕汙萊禾成弗獲乃
鬻漁獵售人無直沈器連漪允符清德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好老易居縣北石山
下與諸孤子弟共釜庾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
穠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媿而後每事輒云

勿令居士知冬無複衣戴顓聞而迎之周以錢
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
道虔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恠之相與覩給
受業者始得有成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
儲而琴書爲樂以終

道虔玄澹老易妍文饑仰掇穠寒鮮複衿戴
周瞻族孔給淑人老年藿食琴典欣欣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性好墳集山水爲太原王公所稱居會稽剡縣茅室蓬戶庭草蕪徑牀上有書數帙而已與處士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並爲人外之交又申之婚如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途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訖暮而歸或恠其若此荅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鄭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苟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郭

淳之咲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屑往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去家人莫知所在後東歸七年卒

淳之屬懷索丘山水徑草茈茈牀書楚楚三星締烟一壺成禮郡招耻屈帝徵逃徙

翟法賜

翟法賜者潯陽柴桑人也會祖湯莊父矯並

高尚不仕法賜結屋廬山以獸皮結草爲衣雖
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不就後家人至石室
尋求因復遠徙後卒于巖石之間

翟世清高法賜尤皎栖秀餐靈服毛御草迺
避敷求復投杳渺達人就蛻青巖陳殍

劉凝之

劉凝之字叔安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
爲人推曰弟及兄子作舍野外非其力不

食妻亦不慕榮華樂其儉苦共乘薄笨車出
賣易周用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
凝之荅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
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也荆州年饑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將
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
其饑餓後携妻子入衡山不返元嘉二十五年
卒

白尚凝之古逸自期于宗謝業于野爰居指
媛同德賢王抗儀衡陽終隱遂厥遁思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少有高志談玄屬
詠携妻入會稽山業採以樵箬置道頭輒為行
人所取明且復然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處士
所賣須者隨多寡留錢取樵箬而
不售資匱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
心之追
遇寒雪

念母氏亡于冬月衣無綿絮自此不御嘗寒時
就孔顛宿衣被單袂顛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臥
具去體謂顛曰綿定奇溫卽洒涕悲慟願峻為
東楊州餉穀三百斛不受百年卒蔡興宗為會
稽太守贈米以給孔氏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
美之以比梁鴻妻云

百年玄蒸樵山自給一日弗售兼旬無食孝
不御溫廉能却物淑妻辭饋並彰清德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
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父使田
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
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
壁舍後聽無遺亡者夕則然糠自照及長篤志
不倦居剡中天台山每日出戶山鳥集其掌上
取食年六十四卒

歡也農流性資秀悟年方岐嶷推甲作賦屬
垣晝業然糠宵度機心永絕山禽掌哺

吳蔡二隱

吳苞字懷德濮陽涇城人也學善三禮老莊過
江教授葛巾竹塵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于
褚淵宅講授論語隆昌元年徵大學博士不就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也常慕苞清抗圭齋自守
不與俗交字爲謂江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

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懷德鉅儒北學南師屣揮宋組鑰闡會書休明景式高抗亦特古稱夷白焉頌不虛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而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并焦及地上學書及長讀詠不倦妻亡不娶自比于曾參宅南九里有九

巖山遂移居之家極貧妻而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前後徵辟凡十數皆不就伯珍幼艱抱影長庸藝翰摹精古墳探與九巖逸栖四人齊老自擬曾參世稱商皓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敏慧博學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爲織簾先生又傭人伐竹以繼醴糜嘗苦無書因游

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稱疾
歸鄉無所營求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撻終老
徵薦不就著易禮老莊等要略數十卷于家
麟士俊敏尚志窮居誦口而畜業手以需討
典都游終履鄉歸昭昭經述來嗣足垂

沈顛

沈顛字處默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
之爲人家貧惟讀書著述獨處一室人罕見其

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門顛獨不往勃就
之顛迎送不踰閭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
也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
糧肉閉門不受惟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
怡然不改其樂

處默高步憲稗欽風守我冲寂傲彼尊榮饑
戎並邁饗膳皆空山植溪毛日奉以供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士人也孝緒七歲出繼
從伯侃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
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姊琅玕王晏之母之
聞者嘆異性至孝既冠荅父彥之誠曰願跡赤
松于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
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貧無爨僮
俛竊隣人墓樵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合拆
屋而炊所居惟竹一叢而已

卓哉士宗年芳行偉百萬推金一塵甘饒瀛
海清涼穎陽高執叢竹安愉沒窮無悔

劉訐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幼貧性不欲仕時有辟
之者訐卽挂檄于樹而逃事息乃還亦不願娶
與陳留阮孝緒及族兄歆日夕招携都下謂之
三隱卜築東澗有終焉之志每遭窘迫併日而
食隆冬或無氈絮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饑寒也

常著縠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忘返神理
閑正姿顏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天監七
年卒謚曰玄貞處士

許當齧紀孤困卽遭觀賓弗利比友相招東
澗盤止遠岫遊遨玄貞清謚千載猶昭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家蒿室草廛唯酒自
適嘗謂人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光不治產業饑

貧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每至貴勝之
門恒乘一犢牛布囊容三四升飲噉醉飽便盛
餘肉併以付螟蛉見車馬容華視之蔑如也

叟不家治寔勝焦光碧草寄趾黃流適情仰
供養子時乞華門視彼榮富太虛馳雲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少通經史兼精
佛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

不改容憚之家徒四壁唯以園蔬爲業縣令上
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吳有元琰敏求慧性既涉九經復昭三乘寂
矣厭紛儼平居敬藝疏足老終違辟命

朱樾推

朱樾推益州成都人也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
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麕鞞逼
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

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
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甯米茗易之置其所
輒取去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
降階與之語不荅惟瞪視而去士廉拜曰奈酒
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屢存問輒走林草自匿
云

樾推恬閉裘索陶熙裕襟弗諒世網苦縻搆
雲取壯緯草由願友治請言默示無爲

孟浩然
孟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灌蔬藝
竹以全高尚然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
不挂于選部取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
若也郡守韓朝宗偕浩然入秦先揚于朝約日
引謁及期會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
預諾而忘之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
耳邊慚其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間罷終于冷城

南園

楚嶽隍靈孟招挺生林嘉遜尚文妙匠心放
適情志任適天真臨觴負諾樂豈易名

高繹

高繹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召至京
師上欲命官固辭歸山賜號曰安素處士家甚
貧窶妻子寒餒終不以困故受鄉人饋遺閉門
讀書而已

高士傳下

共

高子勵行卓犖邁古德聞帝擢號錫山處室
用雖艱鄉周弗取唯勤遜志披文暢喜

杜生

杜生者莫知其名時人呼爲杜五郎潁昌人也
所居去邑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子並居前有空
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
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能公何見顧軫間所
以爲生對曰昔有阪田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

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僦屋居
之與人擇吉醫藥聊以供飭粥有時不繼云
杜生野寄逾紀潛門讓畝敦睦俗室裕貧嚴
十韓方以粒以薪孫尉惠綏聆厥條陳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
呼之曰半山道人荆公王介甫嘉其潔尚乃彊
爲釋牛山以資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公爲買之

牒名紫琳已戒期祝髮愆而不至公訝詰之澹
曰吾思僧不易爲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
付酒家償負矣

清老放達風神塵表麗偶弗偕芳林孤蹈名
公致嘉迦業強造曠性不堪從厥所好

賈收

賈收字耘老烏程人也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
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恠石書其後以

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恠
石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
有好事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
者當便以贈之不爾可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
以付之也

賈生茂士握麩吐珠綠醕則嗜白衣罕携室
當交謫友實致思嘉圖雖慰玩豈忘饑

丁時習

丁時習字行可邵武人也父廷彥爲大學錄以
忤蔡攸歸卒時習遂棄青紫業僦舍掩籬玩讀
經史晏如也鄉朝貢有以書薦於有司終不往
謂妻危氏同甘苦未嘗以貧窮見辭色子百之
千之夙興供洒掃具蔬食畢卽受業恭謹終日
杜來爲之立傳

廷彥邦直克陶哲器國止青蠅園藏日賁令
妻刑德翼子繩義藝士昭揚播芳百嗣

蘇雲卿

蘇雲卿者豫章南昌人也初與丞相張德遠爲
友宋旣渡南德遠貴顯雲卿乃遁跡結庵于東
湖之小洲家貧畚礫爲圃織屨以自給垂三十
年後德遠復相函金帛移書帥府云有故人蘇
雲卿在治下斯人管樂流亞非折簡可招必禮
致之帥漕乃以計造見翼日遣吏迎候書幣不
啓而雲卿已逝矣

雲卿國彥乃丁世亂故交顯達湖州遲玩管
樂致新幣書臻薦松間一語明發遐竄

蘇扶

蘇扶者隱士蘇庠仲子也工詩善書貧甚而有
介郡守招之語子姪輩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
以先世隱名存耳殆不過哀吾貧而周之寧忍
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往死至無以斂葬云
庠妻用晦逸範夙傳乃生麟角亦尚龍潛不

彰清蘊書適熙天抱窮以及歿題幃帝全

何溥

何溥字商霖永嘉人也閩澤許整屬詩知名金
甕常空而意趣悠然漠不為累也葉水心常稱
其凍餓自守之樂死之日殯具無貲其友翁
率素往來者葬之

溥也指儒聖步賢趨玉堪擬德實偶彰儀躬
遭育鞠心嗜道腴獻稱有試友殞無歸

周方叔

周方叔字矩道居丹徒築室五州山下讀誦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卿隼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矩道崑廬考墳自娛如何檉施乃繼儒糜朝軒有造山釜無儲羹獻作饌式宴樂胥

呂徽之

呂徽之天台人也居芳山中綜博述詠安貧述名常漁以自給一日携弊楮詣富家易穀露頂袒褐布襪草屨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閣中語貴遊子弟詠雪苦吟弗就徽之哂焉迺出侮之徽之口占以答無不精美問其姓名終不言諸子弟曰嘗聞吾鄉有呂處士者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耶曰吾農家安知呂處士因惠之穀徽之怒曰不義之貨我何庸

取遂去諸子弟暇識其所雪霽覓訪唯草屋壁
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微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
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
見之微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
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
微之已行矣

作者微之絕塵不羈益耒山耨網曰捕魚遁
趾一出僻牖人知諸少甫扣孤雲復移

胡汲仲

胡汲仲字長孺天台人也特立獨行凍餓有守
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請作墓銘長孺
怒曰我豈爲宦官墓譽耶是日長孺絕糧其子
以情白坐諸客咸勸之受長孺愈堅嘗送蔡如
遇歸東陽云糜不繼襖不溫謳吟猶是鐘球鳴
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夷風沿濁卓生長孺履有確守困無纖累雖

當粒絕終辭墓譽歸友贈言堅哉見志

杜有開

杜有開字伯陽江陰人也家貧授徒以給妻吳氏辟纊助之天曆歲歉學徒散去吳之弟繼勸鬻墓地少延餒死有開在羸憊中堅持不可繼欲挈吳歸吳曰夫能盡孝我獨不能盡婦道乎遂相繼枕藉死鄉人憐之

伯陽碩儒庾炊莫給養蒙而需載緝以易孔

鞠饑灾克全守德子經婦義斃焉弗失

張介福

張介福字子祺單懷人也從姑氏來吳少慕鄉
拮許衡遂軒軒以禮自持爲學誠篤周旋規矩
張士誠入吳兵掠其舍命導諸富不從乃刃其
面流血仆地復戴冠危坐而顏色自若家素貧
寡冬不具衣襦或遺以被絮固辭之雖小物亦
不受及死語人曰吾學古人一無所成死有餘

憾矣

覃懷秀產吳邑卽旅志在希賢動能中禮白
刃莫懾素介無取生雖聞道沒猶含悔

王達

王達字志道錢唐人也足一跛家極貧無以朝
夕因賣藥賣藥復不繼又市卜博究子史百家
客至輒談今古不休人知其辨博每以疑難質
之無不口應

跛者王生外歎內足山神秦方市簾楚卜學
必窮年談准稽牘身義隱詞質皆彰暴

王賓

王賓字仲光吳郡人也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
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鬢髻布袍游行市中家
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
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
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

仲光耽漁獨影窮栖毀顏佯廢編髮高嬉性
偕赤子道屈貴輿同邦企德展矣我師

邢量

邢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娶併童僕無之
弊屋三間青苔滿壁室中唯左右古書披覽新
水躬自秉執惟炊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爰食
折籩敗席壞麻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
傳記無弗應者客至清談不設湯茗有奇彥數

人每謂之必挾鈔以往午則買食它處復就談
焉量以是畢老

邢叟好古經紬史究室乏御令身勞并白晨
炊昏餐著麻寒覆問奇有來如鐘在卯

貧士傳卷之下終

資治通鑑卷之五

加量字用禮吳郡人也平生不與併重僕無之

效有發著秋寒賈問音亦來咬齒亦甲竟新

水漸更秋古錄錄史突室天喻命良幾井日景

高量以長畢茨破被蕭然其居也及扣之經史

入我晴之必封煙以封平俱買食守盡對錄結

焚椒錄序

鼎十咸太之際方侍禁近會有懿德皇后之變
一時南北面官悉以異說赴權互為證足遂使
懿德蒙被姪醜不可湔浣嗟嗟大黑蔽天白日
不照其能尸說以相白乎鼎婦乳嫗之女蒙哥
為律耶乙辛寵婢知其奸構最詳而蕭司徒復
為鼎道其始末更有加于嫗者因相與執手歎
其冤誣至為涕淫淫下也觀變已來忽復數載

焚椒錄序

頃以待罪可敦城去鄉數千里視日如歲觸景
興懷舊感來集乃直書其事用俟後之良史若
夫少海翻波變為險陸則有司徒公之實錄在
大安五年春三月前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序

一却南北回宮悉以異端技對且為登且錄更
鼎十風太之烈文卦禁此會育總辦皇司之變
焚椒錄序

焚椒錄

大遼觀書殿學士臣王鼎謹述

明秀水殷仲春海鹽姚士彝校

懿德皇后蕭氏為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
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
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為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
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
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

已定矣將復奈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
姿容端麗爲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
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
后賢淑聘納爲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
而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
宮及上卽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爲皇
后后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
空吹至后禱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

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后大
喜宮中爲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鞞菩薩喚作鞞
幹麼蓋言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
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
伏虎林上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
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恠百千都破膽那教猛
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謂女中
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

日朕射得此虎可謂不媿后詩一發而殪群臣
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
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
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
合奇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豕
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
生皇子濬皇大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矜流
目送媚后語之 貴家婦宜以蒞臨下何必如

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
若使教坊奴得以可敦加吾汝若有志當除此
帳管撻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
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
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
與有功焉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
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爲怏怏及咸雍初
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復蓄奸爲圖后計矣后

夢林錄
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
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捺鉢上既擅聖藻而
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
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患
之乃上疏諫曰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
伏豫夏社幾危此游佃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
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
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為擁護倘有絕羣

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
駕矣妾雖愚闇竊為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
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為牝雞
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
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
望幸之意曰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
作堆積歲青苔厚堦回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
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

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
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
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
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
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
眠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
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瑶席花笑三韓
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懼不終夕展瑶席

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
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薰熏爐能將
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藝
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
中曲常和窻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
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
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
能怨后不知已后乃召登與對彈四旦二十八

調皆不及后單媿恥拜服于時上常召登彈箏
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
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
嫁為教坊朱頂鶴妻方為耶律乙辛所暱登每
向清子誣后與惟一淫通乙辛具知之欲乘此
害后以為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姪詞用
為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
上倍覺綠雲香紅銷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

曾採取尤比顛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
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螿蟻那足並長須學
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
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
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旣摘
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携手纖纖春笋香
鳳鞞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
鈎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

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
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
登時雖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給后曰此宋
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
之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
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悞漢王惟有
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
出與清子云老婢姪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

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
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
皇后有十香姪詞爲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太康
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
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
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
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
于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

德皇后古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
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
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
一去官服着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
鞞皇后亦着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裙上戴百
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鞞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
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敕內侍
出帳登時當直帳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

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
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
可汗真龍后曰小猛蛇却賽真懶龍此後但聞
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
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爲我喚醒登叫惟一曰通
始爲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
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
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

步林金
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懼事發連
坐乘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
登共悉此事使舍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
故敢首陳乞爲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
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
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
隱諱輒據詞併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
覽奏大怒卽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托體

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
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
詞曰此是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口此宋國忒
里蹇所作妾卽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
無親蚕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
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鞵亦非汝所着爲宋國
服邪上怒甚因以鐵骨朵擊后后幾至殞卽下
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

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鞠加以釘灼盪錯等刑
皆爲誣服獄成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馳語乙
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
君爲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
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爲大臣方當燭照奸宄洗
雪冤誣烹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
然以爲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爲思之不聽遂具
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

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
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曰宮中只數
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中包含趙
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卽日族誅惟一併斬長
命赦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宮主咸被髮
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
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眉目覩然南面乎后乞
更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

絕命詞曰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
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
星兮啓耀雖纍纍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
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
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迴照兮白日寧庶
女兮多慚過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
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乎椒房呼天
地兮慘悴恨今古今安極知吾生兮必或又焉

愛今日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
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
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寃之皇太子投地大呼曰
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
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虛日矣嗟嗟自古國
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纖也鼎觀懿德之變固
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
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

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慚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聲自保祿位卒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且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齋詞安得誣出后手

乎至于懷古一詩則天實爲之而月食飛練光命之矣

余讀焚椒錄乃知元人修史之謬也卽如宣懿皇后諫道宗單騎馳獵僅百二十餘言其辭意並到有宋人所不及者其他若陰屬單登索后書及證懷古詩于帝前此乙辛孝傑罪案也可削而不載乎一書去取如此其他挂漏可知矣惟此錄言皇后生于五月五日而道宗本紀稱

坤寧節在十二月又云重元父子伏誅則重元
走出大漠自殺耳豈別有所據邪至于錄中所
載詩詞雖淫靡不足道如解却四角夜光珠不
教照見愁模樣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
命人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若道
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此等皆有唐人
遺意恐有宋英神之際諸大家無此四對也併
識于此以俟博雅君子西園歸老題

予得焚椒錄讀之何讒人罔極戕害天倫一至
于此亦宇宙一大變也然與漢武前後一轍惟
道宗因妻以及其子漢武因子以及其妻而兩
孫亦皆嗣位第天祚不敢望孝宣耳荀卿氏曰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予于此錄而益信矣
吳寬記

此錄有西園歸老跋不知為誰當是國初儒舊
其品鑒亦當但謂坤寧節在十二月則彼不詳

考清寧八年十二月行道宗母仁懿皇太后再
生禮耳以曆象朔日考重熙九年五月乙卯朔
則且日正巳未也至若后疏以絕羣之獸為東
方朔所言此乃后誤以相如為東方也不可
一正之更按王鼎傳云清寧五年擢進士第乃
八年放進士王鼎等則五年為誤矣不然豈有
兩王鼎邪又按鼎作此錄在謫居鎮州時上
辛巳囚萊州孝傑亦死故敢實錄其事但天祚

時鼎尚在如懿德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
救天祚竟誅乙辛及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
屬分賜羣臣事並不補錄一快觀者亦此錄一
不了公案也海鹽姚士舜叔祥跋

國語解附

南北面官遼制北面治宮帳南面治漢人耶律
遼始興地曰世里譯曰耶律因為國姓何蕭氏
述律皇后兄子名蕭翰后族因為姓可敦突

厥皇后之稱 孤穩玉也 女古金也 稱幹

后土也 麼母也 虎斯有力也 四時捺鉢謂

四時畋漁行在所也 四旦二十八調遼大樂

也 忒里蹇皇后也 有用郎君遼有著帳郎

君皇太后等帳皆有蓋宦官也 宮帳遼宮中

亦有帳房 合縫鞞遼后服有雙同心帕絡合

縫鞞 鐵骨朶遼刑法有鐵骨朶之數擊之或

五或七也 秀水殷仲春方叔識

